



如果，你說牙醫系是幢大房子，我敢說，那個閻先生，無疑地就是房子內那根最不起眼的柱子。但如果，那天你移走了這根毫不起眼的柱子，我却不敢想像，房子下那群無辜的人們，臉上會是有什麼樣的表情！

說起那個閻先生，不是別人。就是因為他，在學校的校園內，你才會看到一批打著領帶，衣冠楚楚的大學生。就是因為他，在牙醫系的技工實驗室內，你才會看到一群戰戰兢兢、正襟危坐的大學生。就是因為他，你才會看到「店小二便當」的伙計，氣急敗壞地提著五十盒便當，吃力地抬上牙醫系大樓。

又說起那個閻先生，不是別人。他就是直到半夜還陪著學生在技工實驗室磨牙的好先生。那個閻先生，他就是能玩遍所有牙科儀器的萬能先生。那個閻先生，他就是曾做過蔣總統及陳董事長嘴裡假牙的大師傅啊！

你應該在學校的校園內見過，迎面而來的那群大學生，脖子上居然全都繫著條領帶，穿得是筆挺的西裝褲，還配上腳下那一雙亮晶晶的皮鞋，或許，他們曾不自然地擺擺頭，拉拉袖領；或許，他們曾彘手地猛扯著繃緊了的褲管；更或許，他們曾危蹶地顛跛跌拐了一陣。但是我相信，後來，你一眼就可以看出，這一群大學生就是未來牙醫師的新氣象。

你可能曾在牙醫系的實驗室內看過，一個剛被奚落後的大學生，喪氣地低著頭，無奈地看著自己手上那副可笑的牙模。但是我相信，他這輩子永遠不會忘記這頓數落，更不會忘記他自己所曾犯下的可怕錯誤。如果，那天真的發生在病人的口腔內，那時，即使有再多的苛責也是來不及了！

你或許曾在晚上經過學校外，看到牙醫系大樓的技工實驗室內，竟還是燈火通明，人影幢幢。你那知道，上面有一群著急的大學生，正爲了明天待繳的成品而正忙得焦頭爛額。但

是，那個閻先生，領的仍只是那份微薄的薪水，他却又何苦陪著那群公子哥兒們多耗上這麼一個良宵！

但如果你正是一個牙醫系的學生，你更應該知道，課堂上，那一個個微妙微肖的模型是誰的傑作；那一副副巧奪天工的齒模是出於誰的一雙手！那麼一系列複雜的機器作業，是誰教導你操作的！還有，當你的機器故障了，當你的材料用罄了，你又會想到找誰來解決啊！唉！我只能說，可憐的那個閻先生啊！

也只有你正是個牙醫系的學生，你才會感覺到，被罵後的那陣痛快，被拍了頭後的那股興奮。因為，你心裡清楚得很：

「行了！行了！故障的機器有救了！」

「有了！有了！缺貨的材料有著落了！」

有一天，當你不再被挨罵時，當你不再被拍頭時，或許，該是那個閻先生最欣慰的時候了。因為，你已不再是個需要照顧叮嚀的孩子了，因為，你終於出師了！

那個閻先生，我實在是不願意承認他對學生有多好；我實在是不願相信他的那雙手有多靈巧；我實在是不願說他有多麼謙虛與正直。但是，每當我惶恐地使用著那剛被修好的機器，每當我赧紅地接過他手上的材料補給，每當我驚嘆地揣摩著那不可思議的模型，還有，惺忪朦朧地趕完成品時，抬頭又看到那個閻先生。我……，懦懦地，好半天，我竟還是說不出一句話。

從小，我們或許會說那是個好人，只因為我們已習慣了那種笑容慈善的面孔，而絕不會是那張狠狠地罵過你的臉譜。但長了這麼大了，至少，我知道了什麼叫「欲加之罪」。

那個閻先生，那天當你再走進這幢大房子內時，你會發現，天啊！他竟是這麼一根如此不起眼的柱子啊！

